



「五合庵」良宽的精神



沙门良宽

读自抄本「草堂诗集」

【日本】柳田圣山著

叶渭渠 唐月梅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沙 门 良 宽

——读自抄本《草堂诗集》

[日]柳田圣山 著

叶渭渠 唐月梅 译

责任编辑：麻子英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毕升信息处理服务部计算机照排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销售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5 印张 137 千字

1990 年 4 月第一版 1990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1,500 册

ISBN 7-301-00126-6 / C · 019

定价：14.50 元

序

林 林

1983年秋，我有幸沿着新潟县西海岸旅行，到了出云崎便下车访问良宽纪念馆，当时对他不大理解，只知道他是禅僧诗人。该馆由于地方史家、艺术家的创议而建立，馆内除陈列良宽的汉诗、和歌、书简、扇面等遗墨、遗物之外，还有他的父亲以南、弟弟由之的和歌，以及研究良宽的作家、画家等的作品和文献。在馆内，我看见一幅色纸绘，画一个和尚坐地上用落叶烧着悬空挂着的锅中物，题下一首俳句：“燃料够了，风拿来的落叶。”我觉得有与自然为友、悠然自得的逸致，就买下了，当时觉得小林一茶有和这酷似的俳句，但没有去研究它。纪念馆的荒木秀三先生送我川口霁亭编的《良宽的俳句》。

踏着两旁有稀疏树木的幽静的路，观赏良宽堂（即诞生地桔屋遗迹），说是堂，实际是个碑亭，亭边种下几棵 tree，亭的背景便是日本海，抬头一望，海中远处有个佐渡岛，那是良宽母亲的故乡。良宽出家在外时，母亲逝世，良宽曾作和歌怀念她。这里海天辽阔，令人心旷神怡。

俳圣芭蕉，曾写有名句“大海腾翻，银河横挂佐渡天。”

良宽纪念馆的旁边，建有一个观光休息所心月轮，心月轮的大扁额，也刻有良宽书三字。后来才知道，良宽喜读唐怀素的字帖，字写得遒劲不凡，良宽的书法，正冈子规、川端康成都赞扬过，是日本人民喜爱的。这休息所是和式的二层楼，楼下有陈列室、吃茶室、售物店等，楼上有一个大厅和两个小房间，那时没有游客，很安静。我在楼上走近可以望见佐度岛的窗口，窗外满目苍翠，吹来的风，似乎是绿色的，使我觉得非常爽快。

遗憾的是没有能够远行参观良宽后半生的两个旧居五合庵与乙子神社境内的小庵。前者住了二十年、后者住了十年，这两个旧居都在国上山的山下，富有山野景色，故有良宽的诗句“国上山下是僧宅”。在乙子神社旁边，建有良宽亲笔的诗碑，一个是“生涯懒立身”的五言汉诗，一个是全用假名写的旋头歌。虽然只看到两故居的图景资料，也是令人神往的。

我因为有过这次参观，和后来浏览了井本农一教授的《良宽》、作家水上勉的《禅是什么?》里面关于良宽的一章，认识虽是浅薄，但是对柳田圣山先生的《沙门良宽》这新作，就有点便于理解的基础。《沙门良宽》不是传记书，而是读良宽的《草堂诗集》而发的评论，涉及对中国诗人与典籍以及事物的联系，从良宽的为人和作品，显现良宽的精神世界。柳田先生是禅宗出色的研究家，他对良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我读这书，得益非浅。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委托以译笔忠实、流利而著称的渭渠、月梅两同

志将柳田先生佳作译为中文，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传播给我国读者，让我国读者也能鉴赏良宽的精神世界。

良宽(1758—1831)，生于越后(今新潟县)出云崎，是桔屋山本左门泰雄(俳号以南)的长子、幼名荣藏，有三个弟弟三个妹妹。父亲有汉学的知识，多少有些家教，11岁入私塾，拜师进修汉学。良宽的年代，是危难的年代，天灾人祸，频频发生，人民困苦。他在18岁时出家，动机何在？诸说纷纭。他不是厌世、不是失望、自知不会处理世事俗务。人们倾向这种素愿说，以他忧世嫉俗，自嘲无能不才，进不能有所作为，只好退而归隐。后期一首和歌写道：“并非逃遁厌此世，只因独爱自逍遥。”可以看出良宽的心境与生活。但他长期过着清贫穷苦的日子，住在五合庵时吟道：釜中时有尘，灶里更无烟。“他走了一村又一村，托钵乞食，生活上只有两个朋友和弟妹帮助他”。看来他的主体性处世之道，可以用他自己的汉诗“生涯懒立身，腾腾任天真”来说明，因此认为自己“半似社人半似僧。”又以为“非俗非沙门”，从这个观点出发，可以举例说，作为社人，18岁远离家乡到圆通寺(今在冈山县)出家，身为长子置父母与弟妹于不顾；34岁时是圆通寺圆仙和尚，收他为弟子的，国仙和尚一死，他便离开圆通寺，浪迹四国等地，对于佛门，也有所怠慢。国仙和尚曾有诗句赞过他说：“良也如愚道精宽”，不也是有预见的么？道宽不免破格，破格全在天真。耄耋的良宽还有活泼的童心，常与儿童玩耍。他自以为“无心逐流俗，任人呼呆

痴。”

他的诗作，自成风格，率直朴质，不事雕饰，不守格律，注意抒发感情，以为作诗，“不写心中物、虽多复何为？”“我性多逸兴，拾句自成诗。”他的诗，没有教条气。多在孤灯凄然，清夜不眠，情难排遣，命笔成篇的，所以有人说良宽的诗品是散心的艺术。他写和歌，较有功底，主观上喜爱自然四季景物，在辞世之前，思想达观，留下名作：

春花夏鸟秋红叶，
何须遗物留人间。

他嫌弃和歌匠的和歌，也许以为是缺乏作者的个性和生活气息。他父亲以南，是有名的俳人，良宽所写俳句，不如和歌，自然平白，不用季语。他与小林一茶是同时人，一茶小良宽五岁，比良宽早死四年，我在上面提起彼此相似的落叶煮物的俳句，很难说谁影响谁？有人认为是暗合。井本农一先生却怀疑那句是良宽所作的。

良宽写有美女诗，无疑是受李白、寒山同类诗的影响。李白有《越女词》五首，词写浙江会稽一带，同时也指吴的江苏南京地区，表现手法采用民歌体。兹录第一首如下：

长干吴儿女，眉目艳星月。
屐上足如霜，不著鸦头袜。

这里面的木屐和鸦头袜(即拇趾与其他四趾分开的袜子),可见唐代的女子足下的穿著,全与日本相同。

寒山的美女诗,与其禅味哲理诗,一变朴素风格,有《城中娥眉女》、《妾在邯郸住》以下数首,词藻艳美,写出儿女情。良宽与寒山同是禅僧,心灵更易相通,他写得也很清丽可爱,从下面录出一首作例:

柳娘二八岁,春山折花归。归来日已夕,疏
雨湿燕支。回首若有待,蹇裳步迟迟。行人皆
伫立,道是谁家儿?

六十年代初,奈良书法家今井凌雪好友写了这首诗给我,可见良宽诗在人们中间流传开了。

至于良宽的爱情诗,这跟女弟子贞心尼赠答歌集,由贞心尼编成《莲之露》一书便可读到,如“望断伊人来远处,如今相见无他思”,实在耐人寻味,正如从出墙的一枝花,可想象墙内满园的春色。据记载,年青美丽的贞心尼,29岁到岛崎村木村家,访问老弱的良宽(69岁),拜良宽为师,并向他学习和歌,这就解除了良宽老境的孤寂,获得纯真的爱情,充满了内心的欣慰。后来良宽患痢疾,得到弟弟由之的照顾和贞心尼的看护,直到良宽74岁辞世。

1825年冬,有峨眉山下篆刻的桥桩,漂到日本越后宫川滨,长八尺七寸余,围宽二尺九寸,是个巨大旧木头。那时候,良宽写下一首七言诗。这桥桩从青衣江到

长江、经武汉、南京、上海、到东中国海北向对马海峡，由能登半岛到达终点宫川滨，虽说流程 6000 公里，还是一衣带的亲近。柳田圣山先生为着中日友好，倡议在峨眉山麓清音阁将良宽的桥桩诗与李白的《峨眉山月歌》双碑并立。柳田先生拟将在日本刻好的良宽桥桩诗碑，沿着桥桩漂下的水路，逆流而上直送到峨眉山下。对于柳田先生这般好意，我们怎能不表示衷心的感谢呢！

1989 年 11 月 26 日之夜



柳田 圣山

目 次

序.....	林林(1)
一 从草庵到草堂.....	(1)
二 一张琴	(19)
三 曹溪之道	(39)
四 负薪行道	(55)
五 圆通寺	(71)
六 生涯懒立身	(91)
七 五合庵.....	(111)
八 白幽子和白隐.....	(125)
九 赵州的大萝卜.....	(141)
十 峨眉山下桥.....	(159)
十一 越女之歌.....	(177)
十二 草庵雪夜之作.....	(189)
跋	(205)
良宽年谱	(215)
作者年谱	(219)
译后记	(221)

一 从草庵到草堂



圆通寺良寛堂(人文院编辑部摄影)

从今日起,我想以《草堂诗集》为中心,同诸位一起探讨良宽的汉诗。以一次谈一两首为限,因此只涉及其代表作。

最近掀起了一股“良宽热”。他的名字已家喻户晓,可是《草堂诗集》却鲜为人知。良宽的诸如戏拍球、与儿童捉迷藏、通宵藏身荒冢后等逸闻是颇有名的,然而人们对他的真面目却不甚了了。距今上溯约一百五十年前,这位在越后偏僻乡村亡故的化缘僧的作品及其生涯,竟如此引人注目,是自有其道理的。

首先,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草堂诗集》的成书经过及其书名的由来吧。

良宽最不喜欢诗人的诗、书法家的书法、厨师做的菜肴。就是说,良宽不喜欢符合专家规范的工作。他亲自吟歌作诗,留下了许多字幅。虽然全是上乘之作,但它与所谓什么流、什么派的流派毫无关系。就是说,他作古之前,始终是个业余艺术家。

良宽的真迹,现在大概已有数百万、数千万件。人们珍藏着这么多作品,却很少真品上市。因为珍藏者不肯轻易出手。据说良宽生前,他的书法就有贗品,让他鉴定时,他就写上“此为贗品”四个字。“此为贗品”这几个字本身却是实在的真迹。也许人们是特意带上贗品去求他写上这几个字的吧。良宽不是书法家,不管人们怎么恳求,不高兴时他就不挥毫。

他不谙菜肴的事,一生过着托钵化缘的生活。于他来说,大概粗茶淡饭就足矣。他一定没有吃过真正油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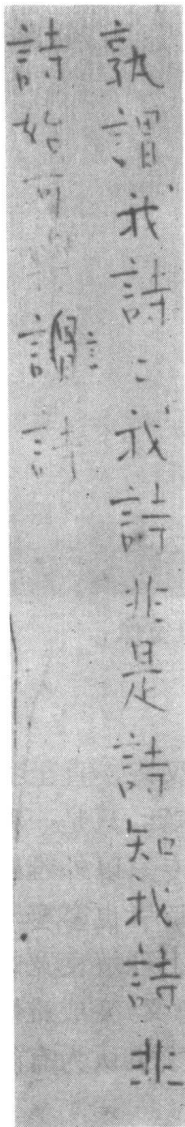
的菜肴。总之，规范的东西，古板的東西，是不符合他的性格的。

他独身生活，可以挨村化缘，晴天自不待言，就是遇上暴风雪或连绵淫雨天，只要人们相求，他就执笔代写书信，用书信来化缘。他的最起码的必需物，都是靠别人供养的。接受东西以后，他就写感谢信，所以留下了相当多这样的信，可见周围的人是多么珍惜这些信啊。虽说是真迹，也都是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朴实无华的书法。还有，他接受的东西多得无计其数。毫无疑问，良宽时而写歌、时而作诗，作为接受赠礼的回报。

良宽是位地道的禅僧，一生不断写作汉诗。直至我们祖辈的时代，汉诗算不上是什么特别的东西，只是一种自然的表現手段。可是，现在已经成了除专家以外难以吟咏的东西。即使在良宽的时代，素谙汉诗者也寥寥无几，但良宽周围的人肯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理解良宽的汉诗。不过，如今良宽的作品含有双重的意义，变成难懂的东西。不仅外行人不懂，连所谓汉诗专家也认为有很多是破格的作品。



良宽像



孰谓我诗
我诗非是诗
知我诗非诗
始可与言诗

良宽作了这样一首诗。大意是这样的：

谁也不会认为我的诗是诗，
我的诗（本来）就不是诗，
唯有懂我的诗不是诗，
彼此始能议论诗。

良宽不喜欢诗人的诗，他一生很是孤独。他不断寻求理解自己的诗的友人。他毅然穷其一生创作不像诗人的诗。不论是一般读者还是汉诗专家，都认为良宽的诗独辟蹊径。并且不知是出于帮倒忙的好意还是爱多管闲事，酷爱良宽的诗和字的人随意加上独自的解释，把良宽奉若神明，研究良宽学的专家便出现了。良宽最讨厌的，就是在制造“良宽热”。这是没有好好理解《草堂诗集》的缘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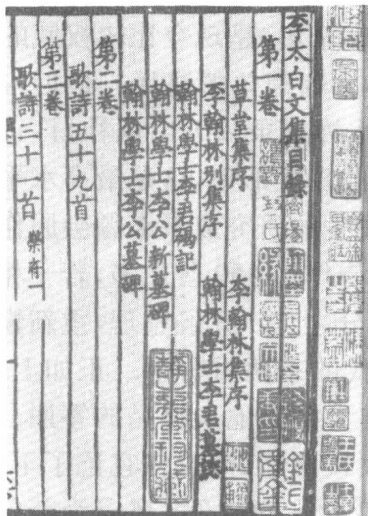
关于良宽的汉诗，目前出版了好几种

注释本。东乡丰治编的《良宽全集》是现今比较权威的古典作品。已经译成现代语，并附简单的注释。最近入矢义高先生著的《良宽》（《日本禅语录》20、讲谈社）订正了向来的误读，力图接近良宽的真实形象，这是最高水平的著作之一。我们决定根据先生的研究成果来领会原作。

大体上说，良宽的全部诗作达450首之多，若干相当近似。除重复者外，约剩三分之二。几经整理，重新恢复其原貌。他晚年将青年时代的东西重写了。正如上述，他晚年写的这些作品，是作为接受他人物品的答谢。手头并没有保留原作，只凭大致记忆，即时将它记了下来，因而每次写，心情都有所变化。每次写，都成为新的东西。这些作品，都全部由所有者珍惜地保存着。这是饶有兴味的。比较那些雷同的作品，查明哪些是作品的旧观，有什么变化，并通过探寻这些变化，就可以渐次把握良宽的精神世界。

《草堂诗集》可以看作是良宽总结前半生而亲自编纂的汉诗集，并亲自给诗集取名。这是他在冈山圆通寺修行十余年之后的事了，那时候他流浪各地，最后好不容易才回到了越后故里。草堂亦称草庵，是穷人暂栖之地。对良宽来说，这个书名恰到好处。这一点容后再详细探讨。

草堂同杜甫的浣花草堂、杜甫草堂，李白的《草堂集》，以及中国历代正统派诗人的集子和传记都有关系。事实上，《草堂诗集》的序是由其年轻弟子铃木文台所撰写的。这是文化十三年（1916）的事，时年良宽 59



《李太白文集》卷首

岁。

文台游学江户^①，刚回越后，读了良宽的诗，深受感动，可能便联想起杜甫和李白来了。嘉永二年（1849）文台还撰写过别的序文，不过后来的良宽诗集都没有用上。所以《草堂诗集》这书名很快就被别人遗忘了。但是，良宽亲自撰写的《草堂诗集》的诗稿却留存了下来。文台是借助它阅读的，可以认为

《草堂诗集》是良宽自己命名的。

如此看来，中年良宽自编前半生的作品，取名《草堂诗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这是需要详加考究的。将良宽同中国的杜甫、李白这样的诗圣联系起来的，就是年轻弟子文台的工作。良宽也熟悉杜甫和李白，但他无心将自己的诗稿同这些正统派诗人的集子联系起来，这是无疑的。

先从结论来说，《草堂诗集》这书名是来自《法华经》信解品中的“草庵”一词。《法华经》里出现过“草庵”二字，良宽特别在诗中用了“草庵”这个词。当初他至少是将自

① 江户，东京旧名。